憨山老人夢遊集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八

僧本昂

菩薩戒弟子馮昌曆日錄

僧知融

宰官弟子　王安舜

劉起相篡輯

長春社弟子　陳廸祥

梁四相仝較

曹溪中興錄下

為靈通侍者戒酒文有引　憨山道者著

余初至曹溪懷瓣香敬謁　六祖大師見主塔僧每月朔望之次以酒供奉靈通侍者詰其所因僧曰侍者乃西域波斯國人棄海船至廣州聞　六祖大師因隨喜皈依願爲侍者永充護法衛安曹溪道場但性嗜酒不能戒飲六祖大師許其偷飲以此妄傳愚盲不達遂爲常規相習至今幾千年矣未有能爲侍者洗其汙者末法弟子某荷蒙　祖師攝受來整曹溪已經期年今於萬曆辛丑年臘月八日乃吾　佛成道之辰特爲合山衆僧普授戒法誠恐愚僧執迷不化乃爲侍者洗白一心以謝衆口敬拈瓣香上禀

祖命告侍者曰恭惟靈通勿問所從旣充護法當合至公侍者當初聽　祖說法本來無物如何不達旣達本無五蘊何有豈有眞空而好飲酒祖師教人飲甘露漿非以糟汁灌此枯腸我觀侍者不離祖師終日聽法豈可不知知之旣眞悟之已久寧有復迷自揚家醜我惟侍者決無此情愚僧不達認以爲眞大家昏迷日夜酣醉是以祖師豈不爲累我戒衆僧不許飲酒衆以侍者便爲藉口衆僧壞法侍者爲倡今日不止展轉虛妄嗟此末法叢林凋弊我願侍者蚤爲之計若眞護法請從此始侍者不飲誰敢啓齒我

今稽首哀鳴　祖師徹底掀翻破此愚癡打破疑團捽碎飲器齊證無生同登佛地今後供養三德六味侍者受用與祖無異以此護法功德無比內外清淨頓消塵滓靈源迸溢枯木回春山河大地共轉法輪謹告

曹溪祖庭地脈形勢緣起說

匡山逸叟憨山德清述

曹溪祖庭道場始於梁智藥三藏從西天來至五羊入中國舟過溪口掬水飲之香美乃曰此西天水也源上必有勝地乃循水而上見象山歎曰此宛然西

天寶林山也遂與居人曹叔良言曰此山乃聖道場
一百七十年後當有聖人於此說法度人無量宜建
梵剎以待之叔良白牧侯奏請　武帝敕建寶林寺
此開山之始也至唐元朔間　六祖起新州得黃梅
衣鉢回入寶林時寺已毀唯一尼僧名無盡者郡人
也菴居於後　六祖訪之尼看涅槃經乃問其字祖
曰字卽不識義當問之尼曰字尚不識安知義乎祖
曰諸佛玅義非關文字卽力開說尼知爲異人卽告
父兄鄉里率衆重修其寺請祖居之九越月惡人尋
逐祖受黃梅之囑遂逃去隱於懷會之間獵人隊中

一十五年儀鳳間廣州法性寺因聞二僧風幡之辯祖曰非風非幡仁者心動時衆聞之驚異詰之乃知黃梅衣鉢所在遂請示大衆即剃髮於菩提樹下送歸曹溪寶林爰自梁天監丙午至唐高宗儀鳳元年丙子得一百七十年應智藥三藏云祖既說法於此三十餘年座下悟道者四十三人南嶽青原爲上首於是道分兩派後出五宗是則傳燈所載禪宗一脈發於曹溪若孔門洙泗也祖晚年歸者曰衆堂宇湫隘乃謁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就檀越乞一坐具地得否仙曰和尚坐具幾許闊祖出示之亞仙唯然祖

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隅亞仙曰也知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在此他日營建冀望存留餘願盡捨永為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之來脈只可平天不可平地遂捨之竟成大法社焉此寺之大成也予居常念禪門法道寥落思天下禪宗一脈出於曹溪今其道不彰必源頭壅塞宜疏濬之此久願也萬曆丙申予以弘法罹難一恩遣雷陽初謁

六祖入曹溪觀其山川形勢宛若踞地之象牙足儼然初寶林寺包於左領之內而　祖殿正坐於象鼻

予細察之其當鼻中穿一後路截爲兩斷又思象命在鼻必有數節見　祖殿後低窪空闕北風大吹歎曰山脉已斷此法道所以凋零也時寺僧被流棍騷住屠沽作難道場幾不可保矣於是種種方便而調護之及庚子歲時本道祝公心切憐憫連請一整理之予初入山即塞來龍之路擔土培　祖殿後山一座疏卓錫泉引入香積廚遶於殿前衆得飲之乃請
　制臺令行本縣盡驅逐流棍由是道場一淸此中興之最初一步也予見寺之舊制雜亂參差不齊殊不可觀經畫爲難且工程浩大力難頓整殿宇僧房

扼塞不通日夜詳察思之乃因其勢列爲三局以祖庭爲正中主刹先開闢廻廊門徑神路廓其胸次開亶肴目其左局卽古寶林寺也以方丈爲主前法堂之下卽當時諸祖悟道之禪堂及香積廚盡設爲僧居予買空地移僧房八主乃得其故址修堂宇以安作養本寺僧徒業已拮据八年於兹所費不貲心力已竭而願猶未滿其　大佛殿一區列位右局因見殿前坑窪塡尚未平殿前正面爲羅漢樓乃深陷丈餘樓前卽虎沙塞胸猶是蔡山中出山門一徑如車廟之陜隘殊無大體深思所以乃悟知爲　六祖晚

年未竟之功也以正殿之基本是一潭詳其山形始爲象之兩牙交合處其中渟滀一山之水故其最靈有龍居焉號爲龍潭當鼻之右頷乃亞仙祖墓之前下沙今爲祖殿之右臂也想　六祖乞陳亞仙地時欲修殿乃先降其龍鑿斷合處似成一渠以放水出方填其潭以建大殿其殿方成而　祖即入滅故殿前潭尚未及填平放水之道不及料理後人因其缺陷遂建樓於上而下即塑天王像其苟且狹陋全失大體此其山脈已鑿地又失形故千年以來細攔傳燈而曹溪未見出一人也由是觀之道脈豈不係地

脈耶此予所以日夜腐心而不能忘情於此也故先將兩局巍巍料理略有其次將重整右局其工力不減於　太祖開創時也以從山門之後殿堂八座盡皆朽敗非仗神運之力安能爲之耶先是戊申歲嶺西道馮文所公入山見其正殿將傾遂發心重修隨白制府戴公慨然樂助一時司道府縣上下共施千金先辦木料予躬自經營方運木到山而魔氣即發遂阻其功予即浩然長往矣今已十年於茲奈形骸已衰心願未滿將作來世公案耳但念　佛法禪道自達磨西來至衣鉢止於曹溪而道脈源流佛祖慧命

乾坤正氣並如洙泗終古人心世道所關乃我震旦國中第一最上功德之事雖法有隆替世有代謝而大道一脈亘窮刼而常然不朽者此在象教所係山川之靈也此外更有何法爲天地綱常哉此愚思報
佛恩君恩未敢一息忘之也予初心願代　六祖了未竟之功第一重修正殿欲培全龍脈將殿前鑿斷之渠重築如故內留一池滴一山之水以聚其靈將羅漢樓改爲大毘盧殿以爲主剎樓前虎沙取用大開明堂修兩廊以安羅漢前立天王殿以完正局外山門從舊其鐘鼓樓原係古寶林寺者今在左局

禪堂之前已不可動但於山門之外左右築兩高臺
建鐘鼓於上以全一寺之規模其餘殿後大藏經閣
諸所皆因其舊制而重新之法堂重修但正其向即
此一圖以收三局爲一寺其功不減於最初開創時
也切念予今老矣餘日無多況此何時安敢復萌此
念乎第以天地大運挽之近見黃河已淸　聖人復
出堯舜利見夔龍挺生三五之化將在今日仰仗
聖明之覆育　社稷之寵靈風雲際會豈無大心菩
薩現應化身作大佛事者乎嗟予老矣即塡溝壑特
特留此重見建規以待　命世之眞人即有作者照

此規式乃不負區區初心以全山川之道脈是即
六祖在現於世也九原之下切有望焉

大師示曹溪僧衆法語

示曹溪塔主

佛言如來出世如優曇華葢優曇華非巳見今見當
見甚言其希有耳故昔人每云見善知識如覩優曇
華開善知識者暫時一見而不可得况日夜親近隨
順者乎昔法華會上久滅度多寶如來在寶塔中全
身不散如入禪定是時十方諸佛各各侍者并靈山
會上願見多寶而不可得乃憑如來神力開寶塔戶

忽使人天百萬一時得見而見者各各皆獲無生法忍乃至發無上菩提之心者不可計也今觀六祖大師雖久滅度而全身不散如入禪定我則謂之與多寶如來無異即大師未入滅時與今日無異彼是時也如永嘉一見即證無生强留一宿而不可得南嶽青原皆執侍十餘年所得種種三昧玅門不可思議故發揮佛祖光明如淸暘昇天只今道滿寰區如盛夏赫日蒙者無不抽條發幹敷華秀實而復散爲金剛種子不可勝數斯皆一見善知識之功也曹溪菩主執侍大師朝夕盥漱茶湯粥食與現生無異晨昏

鐘鼓音聲大師廣長舌相熾然說法未嘗暫歇執侍之儔朝夕目覩耳聞未嘗暫隱不審諸侍者還有如永嘉之證無生者乎有若南嶽青原之妙證者乎有則如優曇華一時出現無則如優曇華終不可見耳旣曰善知識如優曇華則諸執侍者六時禮拜親近供養皆灌漑之功也慧靈根旣在智種深埋苟灌漑功成因緣時至何慮曇華不一時出現老人在旅泊齋中書付曹溪塔主持之以爲異日華開之驗

示曹溪諸僧

曹溪爲天下禪宗道脉之源而山川之勝冠嶺表故

叢林甲於諸方自大鑑禪師入滅靑原南嶽二大老抽枝發幹普蔭人天一言半句揚眉瞬目之間得超生脫死者不可勝數自爾此山寂寥幾千年矣豈非枝大而批其本耶然其道雖曰無相而實寓有形與時升降固其理也遠求五宗之源其本無二建立之旨亦在隨宜自宋而元如高峰斷崖中峰諸大老皆力振家聲雷電之機不減叢林盛時明興以來其風寖微不敢望眞履實證求其有志向上一路者葢亦幾希然他方尚或有一二知此道者若曹溪爲當家的骨兒孫獨不識袈裟爲何物剃髮爲何事豈獨人

與道違卽山川之勝叢林之茂亦無復當時矣況爲惡魔所侵作難非一豈非其道與時升降而與山川共爲休戚乎余於丙申春蒙　恩遣雷陽道經曹溪口因得叅謁六祖大師正值衆僧燒煮之餘鼎沸未消余爲潸然者久之而去明年秋制臺大司馬陳公念曹溪禪門洙泗欲置余於其間爲供洒埽余是時慚愧爲法門玷懼辱祖庭以謝又明年觀察海門周公攝治南韶心與陳公合余堅讓不已但命執筆重纂其志周公以入賀去觀察悍存祝公蒞政公自號曹溪行脚僧下車不日盜弭訟息民享泰和曹溪山

門百廢一時悉舉宛若大鑒重拈袈裟角耳向者不識不知之僧皆煥發佛性光明此豈非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耶公久欲得區區爲大鑒侍者冀將焚香洗鉢之勞以續破法之愆余慚愧者久之公以入賀去濱行令寺僧長老率諸大衆作禮公先以書抵復面叮嚀懇懇至再余感公此行不以官爲得而喜得作曹溪主人是其幻化門頭現宰官身而作佛事者乎葢亦世道交興故能令此山色溪聲挺露法身而吐廣長舌相也區區罪垢之軀不敢蹈寶華擣毒鼓聊書此以付來僧且爲異日得度因緣作升堂入

室之務時庚子三月既望

示曹溪素林裕木菴泰兩監寺

丙申春予度嶺過曹溪禮六祖大師瞻仰道骨如生想當時踞華座萬指圍繞無異今則堂宇傾頹叢林凋弊寶林福地翻爲狐兎之巢徘徊久之而去未幾外魔熾起僧徒遭難余心愍之因求當道宰官作大護法制府陳公屯鹽周公皆力振之魔風稍息而僧力已疲極矣時則寺僧有若素林裕木菴泰海月珊見傳識與中興爲住持者象漢權之數人者皆誓捨身命力持祖業以保安衆僧日夜辛勤苦心周慮求

爲能與祖庭作一日依怙者志甚殷也由是衆等投誠皈依授戒即請予入山一聖恩有在未敢輕諾然身雖未入而心已如金剛矣萬曆己亥南韶祝觀察以荷曹溪爲己任力命大衆禮請庚子冬始應命入山不三月而百廢具舉祛宿蠹選僧徒設義學授戒法一時翻然成化乃爲重關規模大開祖道不五年而功成過半斯實祖靈默啓天龍冥護而裕輩一念血誠眞不減包胥秦庭之哭眞心實行所感召者自不可誣也余住茲已逾五年而奔走過半皆爲經營之勞衆等事我如一日猶我視衆等如一子地耳頃

蒙　恩詔赦宥卽身未披衣而心巳解脫一時諸弟子等各各歡喜焚香作禮執卷乞語乃拈筆以示之曰諸佛衆生心無差别所言無差别之心卽所謂金剛心地也且此一心諸佛證之而說法諸祖悟之而度生菩薩修之而成道聲聞取之爲涅槃外道執之而謗法衆生迷之而造業三途昧之而受苦凡夫日用而不知吾人以之而應緣卽爾輩爲佛弟子爲祖兒孫凡有施爲莫不皆從此心流出但順佛祖之教爲佛祖之事心心常住念念不壞卽此以往歷刼不磨便爲金剛心地爲成佛作祖之正因種子若夫逆

之背之雖身着袈裟心存業道卽此以往便爲苦趣
苦因亦長刼不壞生死之苦果也故曰三界上下法
唯是一心作順之卽聖背之卽凡豈虛語哉裕等數
人同此心卽合山千人亦同此心也若以此心用之
於佛祖故如金剛則將來受用亦同金剛若夫用之
於一身謀之爲一已視屈屈糞壤而爲樂地受用如
苦蟲心心作業轉眼之間一息不來便入三途苦果
無窮亦刼刼生生受用不盡此無他故但以不明此
心是成佛作祖之眞種子福田耳裕自從余授戒卽
願持誦金剛般若經誓盡形壽且此經乃吾六祖大

師之心地也能持之不忘得之於已則將來歷刼受用無窮即此身心常住於曹溪故曰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也汝等明見今日老人轉曹溪爲淨土驅魔衆爲法侶茍信此心之玅則汝等諸人出生死證菩提不出一念之頃其或未然依舊流浪三途汲溺苦海去也其念之哉

示沙彌智融

予蒙　恩南來諸護法延予住曹溪初入山首以作養人才爲急乃選諸沙彌延明師教以本業習威儀禮誦設禪堂以安居之律以清規衆如一 指老人以

業緣牽引不能安居時爲說法更延大德闍黎以尸之又數年而規模造就山門改觀老人嘗謂佛法所貴聞熏成種嶺南久無佛法熏習以乏種子故信心難生每願教僧五十三人各書華嚴大經一部一以法緣廣大爲最勝種子二以借書寫攝持之力資初心觀行以助入道資糧向以內魔所汨有願未成衆中沙彌智融者最先發心願書大經老人甚嘉其志開端書不半而同學沙彌一時發心書寫者今七人矣嗟乎人之根性豈可局量哉昔吾師釋迦牟尼往劫爲凡夫時同千人聞五十三佛名一時發心修行

後各次第成賢刧千佛吾師以願力勇猛故先於衆
又爲十六王子時聽法華經爲一乘緣種於八方各
得成佛況華嚴乃一乘圓頓法界無礙緣起之大經
也所謂八難超十地之階一生圓曠刧之果以一字
統法界之經一行攝無邊之海況點點畫畫心光流
溢大用現前果當人不昧則不必更叅機緣而觀行
自足諸法門海不勞遠歷百城而坐叅知識豈不爲
最上法緣乎若以所書之經具在目前終身讀誦受
持何用別求佛法卽六祖法化所流千七百員知識
可一齊普現於毫端三昧矣汝當作如是觀無爲俗

習情塵障智眼也勉之勉之

示曹溪倪無昂監寺

鄧林之木雖多成材者寡滄海之產雖衆稱寶者希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即吾佛說法四十九年但以十大弟子各稱第一而得正法眼藏者人天百萬獨迦葉契心古今傳道稱的骨見孫者亦不易也我六祖大師說法曹溪坐下不少千僧壇經載悟道者有四十三人而見稱者唯五六人大闡其道者獨南嶽青原二大老而已嶽師侍祖精勤日夜不離左右逾十九年與青原共命終祖之世故自有叢林以來凡

善知識開堂說法務在得人單以一二老之苦心爲家範此得人之難而求其師表百世者亦要難也老人度嶺之初過曹溪謁六祖大師視其山門破壞幾至埽地一衆惶惶無所依怙所以願與叢林安大衆以存祖師一脈如綫之緒者於千僧中得裕權識泰珊五人焉其所願老人爲依怙者若嬰兒之望慈母其所以存叢林之志不減包胥之存楚而乞於余者不減秦庭之哭也於是老人哀其誠而來力任中興之責剔蠹釐弊百務具舉選衆僧學禮誦法擇其中堪爲龍衆表率而稱教授師者得二人焉既處之歲月

察其心術之微操履之端言行相符以成後學繼前
修念祖道保護叢林者唯昂監寺一人而已三人之
中誰不曰比肩而趨操不一志行不齊衡石重輕之
在人耳目者非一日如眡黑白瞭知也余目擊其操
履知孔子觀人之法察之亦非一日故諸監寺之乞
余言欣然即發獨此三卷藏之五年未敢輕諾非恪
法也以古人授受之際不妄許可儻一失言不唯失
人抑且失法眼矣知人之難聖哲所病所謂人心險
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四時之序而人者淏情厚
貌外威儀而中蛇虎者不易知也語云疾風知勁草

板蕩識忠臣若人人皆可稱忠孝則世之忠臣孝子益多多不足奇矣以其希故見其難以其難故爲忠臣孝子者不易也余嘗謂宣孟稱得士而冒死立孤者獨程嬰杵臼二人楚國號多材而捐軀復楚者獨一申包胥嗟乎吾徒之爲沙門釋子者骨肉肝腸皆佛祖之所化也生死升沉亦佛祖之所賴以轉也求其一心知古豪傑之所爲者希以其自愛業身而造苦具不惜橫身捨命而甘心焉求其一念知非能體祖師之家業者難得其人矣是知家無賊子家不破國無賊臣國不亡人無惡行身不殞士無苦行名不

揚善無橫逆道不高心無堅忍道不大是知善惡雖殊儻不負堅忍不拔之志不能成其善惡之實若無善惡之實而其報應不舛者不足憑也語曰積善成名積惡殺身積水成海積土成嶽昴子知此不必患彼惡者之自積當患己躬下忠貞道業之不積耳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藉六祖知子有此心亦只如老人之所告子者勉之耳更有何法則爲墮增益語障

示曹溪海月珊監寺

余當丙申春二月過曹溪謁六祖大師見其香燈冢

冢叢林凋敝徘徊久之有僧具威儀向前作禮問訊甚恭予見其精誠端愨喜而謂曰此本色山僧也明年丁酉魔風競作此道場幾至破壞僧徒星散珊公與同儕數輩詣余於五羊請予爲授戒法余始知向作禮者爲珊公也庚子冬予應請入山公率諸弟子侍祖師塔察其供養之精誠宛若祖師在生無異余因歎曰祖庭千年不朽者所賴兒孫一點孝敬心耳故世尊曰孝名爲戒卽儒之孝爲仁本此道根也及余住山中最初安居凡所經營固出衆心而任勞任怨珊公居多其憂勤惕厲小心敬慎端若孝子之於

慈父憂喜疾痛靡不關之是知事祖之心不異事余故余囑之常住與衆等心一力忘身殉道即今日叢林再整法化重興固祖靈之默啓實珊等孝誠所感格也語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嘗念余非祖師攝受不能至曹溪曹溪非余來不能有今日即非公等之孝敬無以繫余心而叢林中興之功德非純誠難以取究竟全始終總是一大事因緣實非偶然且幸修建祖庭工程苟完余於丙午八月二十日即蒙恩詔許爲僧以此始末徵之足見余非無因而來公等亦非無因而生斯世遇斯事也想昔日當祖道大盛

之時悟道弟子三十餘人公等爲洒埽執侍人耳不
朕何以有緣見我親近哉昔世尊於大通智勝佛時
爲諸弟子說法華經畢竟至釋迦出世同出一會一
一受記成佛以昔日之夙緣今日之現證則將來彌
勒補處龍華會中豈少一人卽堅持此心以光祖道
爲任護三寶爲懷卽一莖一葉滴水莖薪凡有益於
叢林有補法道者卽爲金剛種子成佛眞因使永劫
瞻依十方攸賴卽同祖法身常住矣可不勉哉

寄示曹溪耆舊

老人住祖庭一番特爲發揚六祖出世一大事因緣

欲令大家修出世因以種淨土之緣不料中道緣差魔風破壞獅蟲作祟使我不遂初心一旦違遠祖師棄捨大衆卽今雖居寂寞之濱未嘗一念忘其本願其後學似有向上之志苦無明師良友引進修行之路其者舊衆中有知老人之心及痛念生死大事者又無老人依歸不能聚集一處同作佛事堪嗟日月如流衰老漸侵死期將至黃泉路上資糧不具憑何法以脫三途地獄之苦報乎言及至此可悲可痛古人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火急修行早是遲矣老人因此熟思再三無可爲大衆決策者適堂主來省正

愜老人之心因叮嚀渠回山將老人之心揭示衆者
舊儻眞實爲生死者須大家集會一處結念佛會同
修淨業同出生死誓願遞相度脫社中若有一人先
滅度者同力資助往生豈不爲第一最上因緣即此
餘年已勝百劫千生虛過也會所最要清淨無擾乃
能成辦道業禪堂但有後學諷誦事業似屬煩雜唯
有老人所修無盡菴最極寂靜色色現成不若就此
爲淨業堂成殊勝事不獨不枉老人苦心一場亦可
以醻施主功德也其修進之規古人六時念佛晝夜
殷勤雖是精進恐老者不能今折中當以四時爲準

二時功課二時跪誦行願品一卷念佛千聲發願回向期不計限人不計數但要老成信心篤實者忘賓主泯人我絕是非戒戲論一心念佛不通賓客專以寂靜為主即是真阿練若正修行處也若大眾果能洞見老人之心諦信老人之言依法修持便是出生死的時節便是與老人生生世世不相捨離常生佛前同聽法音之時其會集結社之人及安居之處一聽堂主主之便是奉行老人之教命也其精進道業又在大眾各自努力古人云把手他人行不得為人自有乃方親所謂但辦有心必不相賺珍重努力

寄示曹溪禪堂諸弟子

老人初爲祖師建立之時大衆不知老人之心今日老人行後凡山門利害及禪堂設立汝等皆樂入堂安居是知老人之苦心也若知老人之心則當知佛祖之心矣汝等今思得老人以毋教誨不可得也然聚散之緣雖佛祖不免在諸弟子能知恩報恩依教修行雖佛祖滅後亦同在世親近不異故佛臨入滅時諸大弟子請問若佛滅後衆等以何爲師佛言當尊重波羅提木叉是汝等大師梵語波羅提木叉此云戒也佛常言汝等比丘能守吾戒雖千里外如在

左右若不奉我戒縱對面猶千里也此吾佛大師金口親囑之語可不遵乎況今末法去聖時遥若佛弟子不秉佛戒將何以爲修行之地賴何以出生死之苦海乎老人臨行特爲汝等說梵網戒不知汝等一一能堅持否佛制比丘半月半月誦此戒經如從佛親聞作法羯磨毋令毀犯令三業六根念念檢點觀察不許闇生罪過不得毀犯戒根即此便是眞實修行坐進此道不必遠訪明師徒增辛苦也若汝等向來未能堅持則當從今依法半月半月對佛宣誦梵網戒經十重四十八輕二三戒條熟記分明如犯一

條則於誦戒之日請軌範師作證衆中遞相檢舉犯者對衆懺悔再不許犯如此則改過自新道業可就其所犯之辠除懺悔外衆等議定淸規罰例以便遵守如老人向日所遺改條可爲常法也衆等戒經習熟則當背誦四十二章佛遺教經楞嚴法華楞伽諸經以爲佛種其叅禪一着當遵六祖開示慧明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當人本來面目公案蘊在胸中時時叅究久之自有發明時節如此方是續佛祖慧命之大事因緣也汝等能遵此語則如老人常住曹溪汝等亦不必操方行脚矣

示曹溪沙彌

庚子歲當道延余料理曹溪余應之至則百廢槩不能舉因思爲治之道以養材爲本遂選諸沙彌設義學延賓師以教習威儀誦讀內外經書稍知信向則披剃立禪堂使就清規受戒法晝夜禮誦是時諸沙彌始知有出家業皆厭耕鑿而慕清修矣余苦心十季壄有可觀遂棄去今老矣隱居南嶽諸沙彌皆受化者先未淺知老人今乃淡思之雖求一日之執侍一言之教導難矣沙彌某比時在孩稚今從衆中始知老人心求親近不可得乃具冊遥乞開示老人聞

而悲且喜也答佛在時恐久住世間薄信衆生多不
敬信遂上昇忉利令衆慕而後來則人人皆生難遭
想矣若老人久住曹溪諸人安能戀慕如今日哉沙
彌若思老人不若思念佛思念六祖也若思念佛當
來必有見佛之時若得見佛便是出生死時也思念
六祖當初一賣柴漢耳如何得今日人天供養再思
今日供養乃從拋却母親恩愛逕向黃梅會下負石
舂米辛苦中來再思六祖三更入黃梅方丈得受衣
盋憑何知見向五百衆中獨自得之且人人一箇臭
皮袋死了三五日便臭爛不堪爲何六祖一具肉身

千年以來如生一般此是何等修行得如此堅固不壞沙彌如此細細一一思想思想不透但將壇經熟讀細參參之又參全部不能但只將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一句蘊在胸中行住坐臥喫茶喫飯搬柴運水迎賓待客二六時中一切處頭頭提撕直使現前定要見本來無一物是箇甚麽如何是不惹塵埃的光景若能如此用心是名參禪若參到自信不疑之地則能眞見六祖面目方知老人鼻孔方是沙彌眞正出家了生死的時節也若不肎向己心中苦求本分事空思老人有何利益一往諸沙彌但知親受

老人敎導唯習威儀動靜禮誦文字而已若從今日始都與沙彌所請開示如此一力做工夫方是老人眞實訓誨老人老矣此乃最後開示也若錯過今日將來縱向十方世界叅訪知識總是他家活計愼勿以老人此言為空談也

示法空遐殿主

佛教末法弟子修四安樂行謂正身正語正意大慈悲心依此而修是為妙行然此四行以行處近處為初心行處謂步步不離道場近處謂念念不離三寶余觀末法比丘能踐此行者唯知殿之役最為親切

以沙門釋子不知修行之要縱浪身心不能檢束三業動成過惡故罪業日滋生死難出即能遠叅知識亦不必能步步相隨心心親近唯有侍奉三寶晝夜香燈是不忘佛也晨昏鐘鼓集衆禮誦是不忘法也大衆和合六時周旋是不忘僧也坐卧經行不離佛殿是步步道場也苟能自淨其心則一香一器皆成佛眞體舉手低頭皆爲玅行是則不動脚跟而徧叅知識豈不爲最勝因緣哉安樂玅行無尚此矣行者勉力以盡形壽何用別求佛法

示曹溪碁莊主

六祖居曹溪寶林不容廣衆乃向居人陳亞仙乞一袈裟地盡曹溪四境而山背紫笱莊者乃袈裟一角也向僧居寮舍當寺之半久之僧多忘本外侮漸侵豪右蠶食其山場田地多入豪强僧業廢於八九而祖龍一背盡失之矣居民樵采已及其內地將見侵於肘腋老人初入曹溪乃恐其故因謂衆曰土地者叢林之本也況吾祖袈裟猶故亞仙之祖墳墓尚存是以謂祖翁田地也安可失乎遂集衆鳴於制府準令本府清其故土正其疆界衆皆瞢肰不知所止即有知者亦畏縮不言獨某公以曾居此歷歷指掌以

是豪强氣沮老人乃募貲收贖其故有之田地山場盡以供膳寶林禪堂贍養寺後學僧徒有辦道業者將以贖六祖如綫之脈因以基公爲莊主公佐助老人中與曹溪清理常住錢穀及一切事務井井有條茍能守之卽千載猶一朝也老人去曹溪將十載諸規盡廢唯禪堂得昂公守之如故而基莊主精白一心未忘初念視老人如在左右保護常住秋毫皆如護眼目也老人愧無緣不能盡與祖道因思昔黃龍有不豫之色首座問之答曰監收未得人是知古人用一監收爲深慮如此而莊主之責豈細事哉自古

國家皆以得人爲難而叢林亦然曹溪千僧老人居
十年淘汰只得一禪堂主一莊主兩人而已更有二
三人能爲之輔翼者則德不孤事易行而祖師道場
亦可保其無虞矣堂主來省老人於匡山基公因以
問訊寄此卷請益老人復何言哉惟吾佛出世並無
別事但爲護念付囑二事而已所以護念者爲欲得
人以續慧命也付囑者以佛家業有所付託如長者
以家業委付其子也卽歷代諸祖皆如佛意志在慧
命不斷耳今佛祖之道寄在曹溪一脈而曹溪務在
得人得人要在膳養膳養賴其四事四事賴其主者

苟主者得人則衆有歸道可辦而叢林可振法道可興法道興則佛祖慧命相續不斷永永未來端有賴於今日也但能保護慧命卽是深報佛恩如此卽名眞是佛子矣基公可謂能報祖師恩德矣從今要能淡念六祖於大庾嶺頭教慧明公案懷在胸中重下疑情疑來疑去疑到疑不得處忽然迸破疑團露出本來面目是乃可稱六祖的骨兒孫較之保護祖翁田地者可謂百尺竿頭進一步也此則公案是六祖命脈苟有一人於此叅透則六祖常住世間未滅度也今千載陳爛骨董老人重新拈出因公增價則此

後常放光明照天照地直當判此身命堅固其心不
可一息懈怠也勉之

示曹溪寶林昂堂主

嶺南自漢方通中國始知有文物六百餘年至唐初
六祖起新州得黃梅衣盋傳西來直指之道是時始
知有佛法開曹溪寶林道場說法其中自爾道蔭寰
宇天下禪宗皆以此爲資始何其盛哉六祖滅後肉
身雖存而道場漸衰至宋業三百餘年則叢林大壞
極矣時有子超禪師蹶起而大振之由是重與其道
至若傳燈所載者自六祖後不多見其人故道法雖

播於十方而留心於根本地者寡矣道場無開化主人而僧徒習世俗之業頓忘其本固其所也由宋迄我明萬曆中又將五百年道場之壞尤甚於宋僧徒不遑其居而法窟皆棲狐兎矣丙申歲老人至嶺外得禮祖庭覩其不堪之狀大爲痛心而去又五年庚子諸護法皆以法道爲心亟欲老人往救其獘至則誓願捨此身命志爲六祖忠臣孝子也一時更新百廢具舉此仗佛祖護念之靈非人力也於時僧滿千衆有懼僧徒之不安者數人而已求其憂祖道不振後學無賴法幢之不固者獨昂而已至若知老人恢

復之志誓死之心亦唯子而已噫乎是知法門之得人爲難也如此於時老人初入曹溪選諸僧徒可教者教之衆中物色亦唯子而已及老人住此八年之間凡所經畫爲山門久計者衆皆罔肰其所經心關涉鉅細無遺者亦唯子而已及獅蟲破法魔黨競作即肯所稱爲道場者數人亦皆在網羅求出之不暇求其苦心保護叢林憂祖道之崩裂溪知老人建立之恩者亦唯子一人而已當是時也苟非子砥柱中流委曲調護曹溪卒無今日矣及老人捨之而去禪堂無主幾爲獅蟲所食非子挺身撐拄其間不唯道

場破壞後學無依卽老人中興一片苦心竟付流水矣安望祖道之再振乎是以老人別曹溪來十年於茲子日夜苦思老人之復至望法道之更新念念含悲未嘗一息忘之也老人之南嶽而子隨至既而老人遜老匡山子尋卽遠來見其感恩之心益篤憂道日深且冀老人之復至或望至人之將來其誠益難以言語形容者卽古之忠臣孝子憂國憂家烈女節婦誓死無二心者不是過也適來山中老人留之已久其哀哀之心請益不一老人因而示之曰子之志固嘉而子之思亦過矣子未聞大道之替雖佛祖亦

難逃於時節因緣因緣聚會蓋不由人力也且道與
時運相爲升降殆不可强即其人亦不易得也諦觀
六祖入滅以來今千年矣其道徧天下在在叢林開
化一方不少求其爲祖庭而經理家法者獨宋子超
一人而已子超之後又五百年志爲祖道力整頽綱
者獨老人而已況在曹溪有衆千人之中求其憂祖
道知老人者唯予而已是則法門之人以此爲懐者
豈易見哉今老人示予最勝法門所謂求人不如求
己也且當六祖未出世時只一賣柴漢耳因有夙植
靈根功夫醞藉已久一旦聞經一語頓悟自心遂得

黃梅衣盋豈不是今日寶林道場乃六祖肩頭柴擔舂米腰石邊來故有如此廣大光明普天帀地禪宗一派一言一句皆從柴擔腰石邊流出至今供養香火如生時無異肉身堅固不壞如現在說法無異如是福澤亦從柴擔腰石邊來此豈有心要求人而後得也子既有志上憂祖道何必求人應之彼既丈夫我亦爾且六祖悟的一段般若光明人人有分不欠絲毫如今只當憂自心之不悟不必憂道場之不興若能了悟自心則能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拈一莖艸作丈六金身以丈六金身當一莖艸自肰

具大神通隨心轉變任意施為無不可如是在我全具又何苦思癡癡望他人來作我家活計耶古人要悟自心在六祖已前都是當下一言便悟更無做工夫之說六祖得黃梅衣盃大庾嶺頭開示慧明道人一則公案後來便是做工夫參禪的樣子也從今向去教汝直將從前憂長憂短望人的心一齊拋却但當自己放下身心拌了一條性命單單一念只求悟明自心將慧明一則公案橫在胸中重下疑情晝夜六時行住坐臥迎賓待客應事接物茶裏飯裏拈匙舉筯一切不教放過疑來疑去定要見自己本來

面目或提念佛話頭要見者念佛的畢竟是什麼人
如此疑到似銀山鐵壁疑不得處忽然命根斷絕疑
團迸破自己本來面目當下現前是時方知念佛的
人如十字街頭見親爺一般更不必問人古人云善
造道者千日之功亦有十季五季或二三十季或盡
生不悟發願再出頭來又或有一生三生乃至十生
多生不昧本願者生死時長常寂光中了無去來之
相且子季力尚强果能淩志從前日做起卽十季二
十季能悟今生尚遂我本願卽今不悟賴有此叅究
功夫般若種子就是再出頭來猶是現成活計縱遠

不過四五十年打箇筋斗如在目前那時整頓自家家事有何難哉捨此不憂更憂別事都是枉費心思妄想無益不唯無益且增無邊生死苦海是豈不爲大愚癡者哉老人此說如棒打石人頭如此做工夫則是老人時時在汝眉目間放光動地也

示曹溪旦過寮融堂主

天下叢林爲十方衲子行脚者之傳舍以萬里雲遊跋涉登山衝風冒雨躡雪履冰飢寒困苦弔影長涂而莫知所止故望一叢林以求一夕之安如窮子之望父母廬舍也萬一到處主者不得其人漠然而不

加意使飢者不得食渴者不得飲勞者不得息病者不得安則其悽楚苦惱之懷又將何以控告耶從古接待十方叢林之設洊有見於此也諸方四路各有退步或有鄰峰里市容可不得其所而覓之他至若嶺南曹溪道場六祖肉身現在海內衲子所必往而禮覲者所至必數千里外單單度嶺特爲此事況冐煙瘴之鄉出九死一生之地蠒足而至此中可無接待之設乎老人未到曹溪之日闔衲子至者無安居息肩之所求其一飲一食而不可得卒皆旋行乞盋僧房皆閉門而不納即得米升合又無炊爨皆拾薪

就潤或得一食而行老人憂之乃逐屠沽之肆闢爲接待十方禪堂別立齋廚以便其食所需皆取給於內堂必使周足聽其飢者食渴者飲勞者息病者調理汚者澣濯任其久近隨其去來是以業海而爲樂土矣但求一主者不易得且有卽此而造地獄者比比也或有獅蟲集此以作魔撓力不能制者多未安也項昂公來云近得融公爲旦過堂主事事如空足副建立之心居三年如一日也老人聞而喜曰此老人願力所至也常思菩薩修行以慰安衆生爲本當思一切衆生老者如父少者爲兄弟一以孝順心而

敬事之況在法門有同體之誼又非其他可比苟能以孝順心而敬事之是則以佛心爲心也梵網戒經乃佛之心地法門也首稱孝名爲戒所謂孝順三寶孝順師僧孝順至道之法若能受此戒即入諸佛位是即以孝順爲戒之本戒爲成佛之本能行此行即是位佛之基不用別求佛法矣華嚴經云菩薩布施衆生頭目身肉手足有來乞者隨與而去且自慶曰彼來乞者皆我善知識爲我不請之友能成就我無量功德令我堅固菩提願力由是觀之則今十方來者皆我不請之友融公若能以孝順心恭敬供養以

滿金剛戒品爲成佛種子即此一行全攝衆行又何捨此而別有玄妙佛法哉融公能諦信老人從此發心以盡身命供養十方堅志不退即是菩薩以頭目手足而施衆生等無有異求佛妙道又何加於此其或未肰要將六祖本來無物一語橫在胸中久之一旦識得自己本來面目是時則將六祖鼻孔一串穿却乃見拈一莖艸即是已建梵刹唯恐十方雲水之不早至又何疲厭之有哉噫余老矣愧不能再爲六祖作奴郎公能體此即是代老人常轉如是法輪也

示曹溪沙彌達一

老人遥老匡山寶林堂主昂公攜沙彌逢一遠來叅謁老人因示之曰汝等當思何修何福生在邊地得爲六祖兒孫朝夕親近祖師肉身如現身說法無異何其至愚如生盲人不知日光所照已也汝又何緣何幸得老人至以金篦刮翳開其盲瞑始見天日猶肰不知日光之照也汝等當思六祖未至黃梅但新州一賣柴漢耳一聞誦金剛經應無所住一語頓斷歷劫生死根株此豈由教習而肰耶良以佛性種子人人具足未遇緣開發如種在地未得雨露之滋耳老人一向直示汝等種種方便皆得雨之功但汝等

煩惱根深難生智種靈苗今遠來請益猶是沓潤之功也從今要智種發生則將六祖所悟無住一語會取叅求忽肰心地發明是時不但了却歷劫生死即六祖鼻孔盡在你諸人手裏把住放行只由自己如此便如親侍六祖說法時無異豈待更要老人打葛藤費婆心也老人雖不在曹溪汝只將當家一則公案說與同叅諸沙彌等人人都要如此做工夫不可一念放捨如此即是老人常住此山時時爲汝諸人說法也此事不是兒戲直要一片死心下毒手判命根做將去若是朝三暮四一寒十暴不但智種不生

抑恐作焦芽敗種也如是不唯辜負老人實辜負自己切不可空過時光恐大限到來一失人身萬刼難復汝當深思自勉勿忽

示曹溪沙彌方覺

達磨西來單傳直指之道衣鉢六傳至曹溪正法眼藏流布震旦今千餘年皆云曹溪一脈如孔門之洙泗益所係法門非輕也予昔居東海時每慨禪門寥落必源頭壅閼嘗與達觀大師議欲往濬之期於匡廬未幾予弘法罹難達師以予不果行遂先獨往至其山見其僧皆田舍郎也止於檐下信宿而歸未幾

余即以弘法罹難　恩遣嶺外時則以爲佛祖神力所攝也師候予於江上謂予曰某先探曹溪矣即六祖復生不能再振也予曰顧願力何如耳及予度嶺居五年庚子當事者以曹溪護法爲心力致予往予至則始於祖庭及諸山門百廢齊舉其僧無論大小即諸沙彌卒皆樵兒牧豎別修禪堂設爲淸規令其各從本業如是者百餘人惜乎般若之緣不深老人切示以佛法大義領荷者希第在威儀之間耳老人苦心八年寺僧鬩提作難老人竟謝去之南嶽諸沙彌如失乳兒相繼而隨者不絕如覺侍者先候於南

獄今候於匡山乃拈香請益老人哀而謂之曰汝輩
生邊地不聞三寶名蓋一難也幸遇老人爲開導又
何幸也雖受化有緣而卒不能深入佛法是未種般
若之緣耳汝等念我不忘則信根既具而佛法終有
時而入所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汝今既知
捨離俗纏脫然方外此爲入道正因且又親近知識
知其所難則不當以妄想狂心當面錯過乃是知所
重也若離俗緣自以爲無拘束縱浪身心徒事虛華
耽玩山水徒費草鞋錢竟有何益豈不爲重增業苦
耶汝今果能拌捨身命志求大法爲生死大事參究

向上趣色力强健三二十年直欲發明自性不悟不止如此立行乃是出家正行方不負老人開導之恩亦不負千生萬刼遇善知識之緣亦不負出家親近六祖肉身如生前無異仍須發願願弘祖道以救道場以存法門之標準如此操心立志乃是曹溪的骨兒孫若更悠悠度日執愚自是以朝名山禮祖庭隨喜道場此是粥飯庸流最下品人之行徑饒汝行盡名山依然俗骨凡胎毫無進益豈不辜負自己百千萬刼之大因緣耶汝諦思惟慎無自誤

題門人超逕書華嚴經後

此葢余壬寅孟冬在寶陁山題門人超逐爲弟子實
性補書華嚴經後述其發心始末因緣也余自蒙
恩度嶺說法五羊教化數年緇衣中篤信歸依者唯
菩提樹下數人而已數人中唯逐公與實性二人同
志同行同發大心書大法性不及半遂蚤夭獨逐竟
其業噫惟此不獨發心之難卽已發心而能有緣遂
其志願者尤更難也故我世尊於法會中歷言信法
之難如云假使劫燒擔負乾草入中不燒是不爲難
我滅度後若持此經爲一人說是則爲難由是觀之
又不獨爲信法之難而持法之難更有難於萬萬者

矣顧此南粵居海徼其俗與中國遠佛法始自達磨航海昔憩五羊而跋陀大師持楞伽來先開戒壇於法性寺旣而智藥大師植菩提樹於壇側爲六祖大師前茅幾百年而跋刺三藏持楞嚴經至宰相房公爲筆授特則盧公起於樵斧間佛法亦自唐始盛其根發於新州暢於法性濬於曹溪散於海內是知文化由中國漸被嶺表而禪道實自嶺表達於中國此所以相須爲用爲度世之津梁耳予度嶺已十有二年憫祖道之荒穢振曹溪之家風以罪朽之身以當百折之銛可幸無恙者六年於茲賴佛祖之寵靈諸

凡有厚草創法道之初時在法會親炙於余者獨超
逖通炯二人而已此足見教化之難而得人誠難之
難也逖自禮余余往雷陽走瘴鄉理曹溪往來奔走
無寧日逖乃謹謹奉教閉門却埽書華嚴大經以為
日課且以餘力求六祖戒壇故址收贖而重新之暇
則率諸同志結放生會每月有常期漸達海濱遵為
法式實余唱之而逖輩能行之也今余苟完祖庭冀
休老以了餘生逖又從余以遨遊盡生平唯是不獨
發心之始難而更成終之難也然古所難而公獨易
此非多世善根於般若緣厚者何易至此哉回視實

性一息不來便成永劫即今求其見聞隨喜現前種種殊勝之緣豈可復得是則發心同而夙願異故生死殊途幽冥永隔吾徒有志於生死大事者於此足以觀感矣以逵與性同時請益書此經其讚法之辭具於前部之首今於逵所書不復贅譚獨中發心畢竟始終之難如此

題實性禪人書華嚴經後

我世尊毗盧遮那如來初成正覺於菩提場演大華嚴名曰普照法界脩多羅說一切諸佛所證衆生自性法門故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

相但以妄想顛倒執着而不證得若離妄想顛倒則一切智無師智自然現前又曰吾今於一切衆生身中成等正覺轉大法輪是以此經所詮純以一味平等大智圓照法界爲體以一切聖凡依正有情無情悉皆同等一切衆生所作業行不出諸佛自性法身一切妄想無明貪瞋癡愛皆卽諸佛所證眞如實智一切山河大地鱗甲羽毛蠢動蜎飛皆卽毘盧遮那普現色身是知吾人日用折旋俯仰欬唾掉臂乃至飲食起居皆卽普賢妙行不出毘盧遮那如來海印三昧也何況修習正行而作白業者乎第吾人日用

而不知耳悲夫人者迷此本有智慧無明業流沈淪
生死往來六道備受諸苦不知其幾百千億恒河沙
數世界微塵劫矣曾不自知返省故我大師以平等
大悲捨自性法樂出現世間挺身三界而開導之深
入火宅如長者之救諸子也然父之於子其心不止
苟免災患而已實望全付家業此本懷也故先最初
即說此經頓示平等法界直指衆生自性法身令其
頓得無量法樂故曰譬若一微塵中具含大千經卷
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有一智人明見於中遂剖
破微塵出此經卷挺示衆生轉爲利益且一微塵者

衆生妄想之心也大千經卷者乃衆生自性功德也明眼智人乃諸佛菩薩大悲主也剖微塵者乃破諸人妄想顛倒也剖微塵之方卽諸佛所說一切經法也然法有頓漸其餘諸經皆漸剖之此華嚴經乃頓剖之方示諸佛所證廣大佛法寶藏欲令衆生一眼便見一念頓得無量受用也由是觀之則吾佛之恩德與衆生者豈淺尠哉嗟乎自有佛法以來此經流布寰區見聞不少求其能知諸佛恩德者幾何人哉吾佛滅度之後從上諸祖傳佛心印直指衆生佛性者皆我慈父克家之子也惟我菩提達磨大師特爲

此事航海而來此土少林面壁冷坐九年被人毒害數四唯得二祖一人郎便抽身西去六傳至我大鑒禪師起於樵斧之中一聞經語便走黃梅負舂腰石竟得衣盋南來然被惡人加害不一避難於獵人隊中十有七年後際因緣時至聊借風旛一語震動人天始得剃髮披衣於法性菩提樹下說法於曹溪源頭千七百員知識從此一派流出惟此廣大功德皆從我大師忍苦一念中來豈非法王忠臣如來慈父眞子者乎至今授戒之壇基尚在埋髮之道樹猶存凡在覆蔭之下靡不安然於葢載之間食大師之食

衣大師之衣求其知大師之恩思大師之苦者無一人矣悲夫是可謂日用而不知也余忝在大師末法弟子列弘法罹難放遣雷陽丙申度嶺過曹溪瞻謁大師道骨儼然如生慨其法道寥落風俗隳頹泣數行下者久之乃之戍所是秋歸會城之青門疊壁間明年春饑癘之死白骨蔽野收而瘞之者萬計乃爲津濟道場延諸僧衆越明年戊戌荷戈之暇乃引樹下弟子數輩爲說無常苦空之法旣而註楞伽寶經成爲其開示又往樹下爲諸沙彌說四十二章經則聽者日益衆矣弟子超逕實性執香作禮而白余願

手書華嚴經一部以作苦海津梁予爲歡喜讚嘆二弟子卽閉戶焚香始於萬曆庚子執筆首尋越明年辛丑實性奄忽而逝所書經止二十七卷其祖超珍復命實性之師明沾究竟卒業滿此勝緣嗚呼悲夫衆生流浪苦趣往來六道者如塵沙劫波於中能遇佛法能發信心者政若大海一眼之龜值浮木孔豈易得哉今實性生此末法仗此勝因不動步而遊華藏之天一投筆卽覩刹塵海會覲毘盧於當下圓行海於多劫卽已生非虛生死非浪死矣何況乘此津梁而遊不死不生之鄉者乎壬寅孟冬余將有雷陽

之行超珍持性所書經至乞予一言以紀其事余曩
後之見聞者因之而發信心但能一念回光卽出曠
劫生死是則實性又以一毛端頭出生廣長舌相而
說衆生自性法門不滅毘盧遮那坐菩提樹卽此便
是法身常住也

題曹溪諸沙彌書華嚴經後

大哉法界之經也惟我本尊盧舍那佛初成正覺坐
阿蘭若法菩提場金剛心地入海印三昧稱性所演
圓融無礙廣大威德自在法門七處九會不起而昇
圓滿十身星羅法界塵剎衆生依正齊說熾然無間

不可思議之法也曹溪六祖大師秉單傳心印西來衣盋留鎮此山是卽法菩提場金剛地也肉身現在是卽舍那法身常住也鐘鼓音聲朝夕無間是卽刹塵熾然說法也嗟乎其徒在座如盲如聾是爲覿面錯過久矣予往蒙 聖慈以萬里調伏恩大難酬因誓捨此身重整道場爲圖報地諸弟子輩全不知有此事無異聾聵予因選諸童蒙沙彌敎以習字書寫華嚴尊經意將仗此大法因緣以作金剛種子果不數年間發心書者可期十人堂主昻公乃昔所延敎師也特來匡山予見而歎曰此卽剖一微塵所出之

者茫然無歸雖有祖庭之設無復清修之業甚至不異編氓登禪源根本之地焉老人蒙　恩度領承當道護法盛心不忍　祖庭之零落命寺僧延予以整理之予至則苦心一志以中興　祖道為心除修殿宇乃清寶林舊址僧房墳塞遂捐資別買空地移僧房七所闢成一區復立內禪堂一座以安常住僧衆立外堂一座接納十方往來除常住香燈外別捐己資贖崇節莊田山園地土以為供贍名為十方常住安居既就四事既周恐居是堂者不能律身進道及堂中主者不諳古德清規事有差舛言行乖違有壞

法門不唯有辜創立之心實負龍天護法之意凡日用事宜略設條例如左賓主各宜遵守以圖永久光揚祖道庶使法門不墜道業可成老人仰續　六祖如綫之脈亦稍攄其本願矣凡我弟子務宜守之愼勿輕忽

一佛說常住有二種一常住常住卽今之寺立住持以主之稱曰長老爲一寺領袖一十方常住卽今之禪堂立堂主以主之爲十方領袖故居是堂者無論內外皆稱十方以發心修行志超方外非世俗比也其淸規禮法如住持例但住持與衆僧有上下之分

若主禪堂法食均等者則有師資之分稱曰堂頭如今之少林若但掌禪堂事務稱曰堂主與衆有賓主之分即今之諸方凡在堂之僧日用助道四事因緣皆賓賴之叢林一切大小事務皆仗荷之衆皆拱手而已非細事也是須遞相恭敬內外和合以道爲懷勿妄生議論以求過端所處禮法清規自有定例務安分守成勿妄增減

一禪堂之設不輕堂主之任甚重以十方眼目指矚一人直須言行端潔以副衆望故居是任者務兼慈悲心廣大心軟和心忍辱心謙下心以菩薩修行心

如橋梁如大地方堪荷負衆生乃稱妙行故凡日用飲食與衆同甘苦不得私自偏衆滴水莖菜以衆爲心不得專任己意以取譏謗衆僧有過當白堂中板首宛言方便處之不得遽出暴言麤語任情呵責不得苛刻佃民以招怨謗凡一應執事務要斟酌賢否

不得妄用匪人常住錢穀當撙節浮費不得過用若係當用宜與板首預先商確可否查書記簿明開支銷不得專任己意

一堂中歲計即常住租課每年不足三分之一所欠甚多連年賞法但憑大衆修行以感

龍天外護俱在堂主一肩募化萬一不足大衆只宜
同甘淡薄不得過求豐美妄貸債負以累常住
一作務行人苦心勞力終歲辛勤冬夏二季必須量
給單布以助道心但常住歲計不足實難定規是在
堂主多方設處否則不能以安行人其堂中在單僧
衆理宜均等但力所不及勢難措辦貸則返累常住
難以持久若就八月會中緣難一定抑恐預有借辦
常即塡還今照所有施利先除還所負餘則斟酌多
寡量散堂中以助道緣難爲定例若更有餘者存貯
以實常住不致空虛庶可持久儻有施主專意布施

隨所發心不屬常例

一堂中歲計全在八月會中施主齋衆所有齋僧布施米則入庫其有銀兩當立櫃一具簿一扇書記請公正一人同掌其有折米銀兩即當據實眼同登簿不得移作本色乾沒其辦齋銀兩亦登入簿備稽日逐當衆支用書記別登支銷簿以備稽查堂主不得私自出入其有念經拜懺銀兩亦登入簿以待會龍通融散衆堂中不得執爲己有以在道場內外一方故不得專若外有送茶果之資係堂主者堂主自收入己有送堂中者及榜疏佛事等項是在堂中專執

施主專心則聽公取如越例而爭者準清規例據其所爭照數倍罰辦齋一供如不遵者不共住

一堂中坐單僧衆俱係作養本寺僧徒離居不遠切近親朋但恐熟處難忘不得時常託故回房縱意妄爲飲酒博奕遊蕩嬉戲或酣醉到堂觸穢神明輕欺禮法犯者堂主白板首重者不共住輕者當衆罰跪香一炷懺悔改過若不遵者亦不共住

一在堂僧衆皆老人作養以光　祖道唯以修行爲心各宜謹守戒法調練三業制伏過非勿使造業不得聚首妄生議論蠱惑正人以啓事端或勾引匪人

破壞常住盜取什物違者與犯者同坐

一堂中一切事務及歲計周支俱在堂主一力擔荷以一人而肩衆事誠難一一恰好儻有差失大衆亦當體亮念其勞苦不得求全責備妄指過端以生別議若果有過差當會同板首就方丈中茶話款敘諫正不得遽發麤言以傷道體

一凡十方遠到衲子俱在外堂旦過寮安歇必須入堂問訊板首卽當領衆回禮敘謝知賓款茶不得坐慢取辠十方若是知識法師及高賢衲子卽白堂主當延入內堂寢室安居或經冬夏務盡心恭敬供養

大衆朝夕咨請法要不得輕慢以增罪過若在旦過寮借歇三五日者其齋食皆出內庫堂主務要時常經心撿點勿使缺乏當立寮主以司接納若內堂遇有辦齋次堂亦當普請

一禪堂事務至簡租課只就板首催取或堂主親徵故執事不必多立但知客一人必不可少以應答往來賓客接待十方衲子此職務在得人如缺其人卽以堂中直日僧代管客至必須款留待茶若施主專至者必白堂主禮待勿退信心若十方衲子亦須辯白賢愚勿輕去留

一叢林公務有事不分內外一例普請此天下古今之通規也今本山道糧則施主親齎莊租則佃民自送打柴則行人入山此外無多勞役唯有溪邊運柴園中料理蔬菜而已如遇普請堂中止留直日一人看堂其餘齊赴不得躲避違者罰跪香一炷

一天下禪林無論內外法屬同體而在堂者賴行人以助道業行人施力用以資修行其實勞者居多非道心堅固者不能久甘苦行大段非世俗役使者比也凡係常住公務而禪堂板首領衆指點作爲一一皆聽不許抗違若各人私事非係熟情不得私自驅

用即有務下行人叢雜或致喧爭及過費食物或偏衆飲食犯種種過者先有典座聽其約束如不和合聽堂主處分照清規例去留任理堂中儻見有過者亦當白堂主治之不許徑自麤言辱詈以致諍論以行人可否皆堂主通達其情非一偏可據故其莊民非公事不得擅用

一安務下行人專在堂主撿點安留堂中不得私情强留親友恐有不法破壞常住以累舉者事發有犯遷坐

一在堂皆係作養本寺僧徒今見叢林有緒規模可

觀或有本寺後進之徒素無德行不服受業師長教訓希圖安閒快意假以入堂爲名者決不許入或已入堂不守清規戒律任情狂爲不隨衆禮誦專一養嬾或不時在外仍行飲酒茹葷全無慚愧只託虛名不務實行攪羣亂衆者堂中板首悅衆請堂主同白住持頭首即遣出堂不許久留以傷衆德如不遵者住持當以法治慎勿狥情養成後害

一天下叢林自有百丈清規永爲成法但本山禪堂名雖十方非諸方比也以老人入山之初切念 祖道衰微僧失本業老人志在中興以人材爲本故始

捐束脩以教習沙彌及披剃則建禪堂以教修行捐衣資以置供贍種種苦心作養無非上爲　六祖以續道脈下接十方以光叢林今奈老人薄德不能以滿本願中道棄置而去則立十方堂主以代老人之勞但一應所用欠缺尚多堂主縱體老人之心願亦無老人之道力恐有缺漏不能周至本寺頭首執事耆舊大衆各宜體亮當念　祖庭無禪堂不足稱道場無堂主不能接十方保多衆若屬本寺未免徇俗則不久而廢是故本山與堂主有賓主之義各當以道爲懷賓主各盡其禮不得任情苛責以傷和合則

有壞叢林以負老人建立之意獲罪
六祖取譴　龍天是當譴戒
右上條件甚多不能備悉即此所列事宜雖非古規
乃切救時獘就此寶林道場苟能一一遵而行之則
祖道之興在此舉矣幸勿視爲尋常輕而忽之有負
建立之心也凡在堂者各宜勉之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中興曹溪寶林禪堂
憨山老人德清書於十方常住
憨大師曹溪中興錄序
歲庚子余備兵南部念曹溪末法之運而佛界之幾

爲塵闠也悉逐諸屠酤亡賴及所畜雞豚鳫鵞之屬戒僧徒永斷酒肉即客至啜茗或飯蔬食庶幾稱淸淨道場以無爲肉身菩薩恩造累劫阿鼻惡業諸僧徒始而凜凜旣乃讚歎踴躍若出湯火而沃以淸冷語具余粵遊草中是時憨山大師方演法五羊遠近緇素仰若龍象余將以入賀萬壽行慮諸僧徒業習難洗末法且終就塗敦請大師來主是山余從五羊面叩之謂寶林一片地千古一大事因緣非師孰與肩任師唯唯送余及靈洲而別迄今辛酉余復以籌海之命入粵過寶林荏苒二十餘年眞屈伸臂頃而

師之去寶林且八年所矣睹所更建僚布犂然肅穆僧徒皆循循披緇諷唄視昔犢鼻荷鋤酣飽目不識之無字已恍若奪胎蛻骨在三生前若其歧慕師而冀旦夕復來不啻赤子之慕慈母因索余數行走匡廬强要師無何余蒙 聖恩召還陪都歸舟薄湞溪未及曹溪者三舍寺僧以師尺一并所纂曹溪實錄來發函而首以夢幻泡影語相質葢深有感於塵世去來離合之無常也及繙閱實錄則種種皆有爲法夫旣云入妄想中種種皆幻則寶林曹溪亦幻卽梵宇遺蛻衣盋等當無不幻焉用此科條森列米鹽纖

細以煩僧徒且實錄中不以常住法爲僧徒律令乎一切有爲皆常住法而所云夢幻泡影則不住法也夫有常住而後可以不住有不住而後可以常住、常不住有常住常不住而後可以無住無不住惟常住而諸夢幻、空不礙、有惟常不住而後諸法有不礙空、諸僧徒由不敢侮法、入不泥法斯於我師所纂實錄所謂夢幻、與所感去來離合、空有相攝而不相礙、是即佛祖本來之旨、亦古德無盡之旨、余且與師向夢幻泡影、中權住幾劫更作商量師其亟爲一轉語報余、

天啓壬戌孟秋南京光祿寺少卿西浙祝以豳撰